



龙家院子

□ 江中心

龙家院子，位于县城东坡路163号，北邻古城东门、明代城墙、弓箭街，南面长江、靠近忠州大道临江路。如果前往瞻仰古城东门，多从其门前经过，它门侧那块“忠县建筑类不可移动文物——龙家院子”红色牌子，吸人眼球、诱人探究。

龙家院子是一座方形建筑，十来米见方，独立成体，朝向东方。东面大气典雅，正中大门、两侧“耳门”，分布对称。大门向里收敛，宽约2米高约3米，青石门框，造型严谨，两扇木门，朱红厚实。据院内主人讲，修建时大门正对江东南溪口，寓意承接东溪河延伸不断的财源。

院子内为木列架构，外为青砖墙面，青石基础，青瓦屋面，给人一种整齐庄重的视觉。院内正房三

间，正中一间为堂屋，厅房三间，正中一间做了大门，两侧各有两间横屋，一共十间房子，一楼一底，形成一个标准的四合院，一块长方形天心石坝，平展规则，四水归池，院内行走，雨不湿鞋。

房主龙少康说，父辈传述院子建于民国23年（1934年），从始至今都是龙家住宅。清朝后期至民国的几十年间，龙氏家人在忠州城里打拼（主要是帮“大户”管理账物），有了一些积蓄，龙氏兄弟二人龙输久、龙海平决意在县城立足，合力修建一栋龙家宅院，购置了古城东门南侧一个“叫花子”经常光顾的烂棚棚为地基。

当时龙家不算富裕，建院资金不足，一时未能动建。民国23年，龙氏兄弟通过“团会”方式（也叫“请会”“摇会”“打会”，旧时民间

“众筹”法子）摇骰中彩筹到了一笔款子，开始建设院子，两年时间建成竣工，两弟兄各住一半，从两家发展到多家，最多时有20多人同住一院，三代相传，到了今天。

龙家院子建得门户“紧卷”，便于管理，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两度被政府租用，一次是用于驻军，新中国建立初期，曾有一个连的军人在院内驻扎几个月；一次是政府租作档案资料管理室三四年。两次公用，龙家人都积极支持政府，腾房外住，完了再搬回住。

前些年，城市迎来改造浪潮，龙家院子门前大片旧房被拆除改造建成高楼大厦，龙家院子也几经“动意”，险些拆掉改建新楼。所幸龙家院子终是没受伤害，成了新区旁长江边一朵“黑色玫瑰”。

2011年，忠县拍摄《半城山水

满城橘》（后改为《家有大姐》）电视剧，寻找古色古香场地，龙家院子的古朴完整，被摄制组“一见钟情”，影星陶虹等一众演职人员在院内院外研拍了好几天，成就若干剧情镜头。

2012年10月，龙家院子被忠县人民政府认定为保护文物。

龙家院子虽经历了八九十年风吹雨打，但其大门、木列、主墙、屋盖、窗户等整个骨架和形状保存完好，现在还住着几户人家。院子被确定为文物后，院内的主人们早已做好“让出文物、让它发光”的准备。

龙家院子，一座记忆性古式建筑，一个城市的重要符号，稍事修葺，就会与古城东门、明代城墙一道展现风采，述说往事……

（作者系忠县退休干部）



迎冬

□ 王光寿

其一 马拉松

忠州迎大雪，倾城马拉松。
大道卷金涛，豪气贯长虹。
事业蜀道难，人生漫漫路。
追日又赶月，守恒更加毅！

其二 红梅

雪被盖北国，大地入梦乡。
天娇一红梅，铁枝傲冰霜。
清香千里醉，丹心映朝阳。
冬眠别贪睡，早起听春潮！

其三 踏雪

金秋枫叶红，银冬瑞雪白。
老人围炉暖，少壮踏雪行。
重蹈二万里，长歌沁园春。
凛风扫陈腐，浩然清白天！

（作者系忠县退休干部）

你的样子

□ 向建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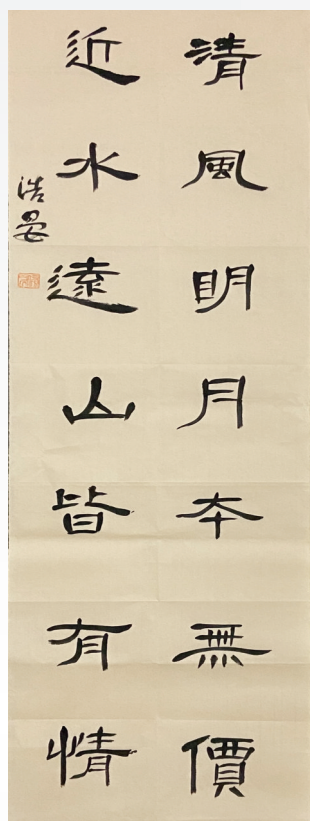
你裹着一阵碎步
徘徊在山林里
凝视着朦胧的红叶
修长的影子那么神秘
一缕阳光的缝隙
把我劫持

我慢慢靠近你的身体
仿佛听到梦的呼吸
又一缕清风吹来
摇曳细长柳枝
一双求索的大眼睛
把一个发光的灵魂高举
岁月悄然过去
我握住时间里的四季
切碎一个记忆
被一场美丽制造的花海迷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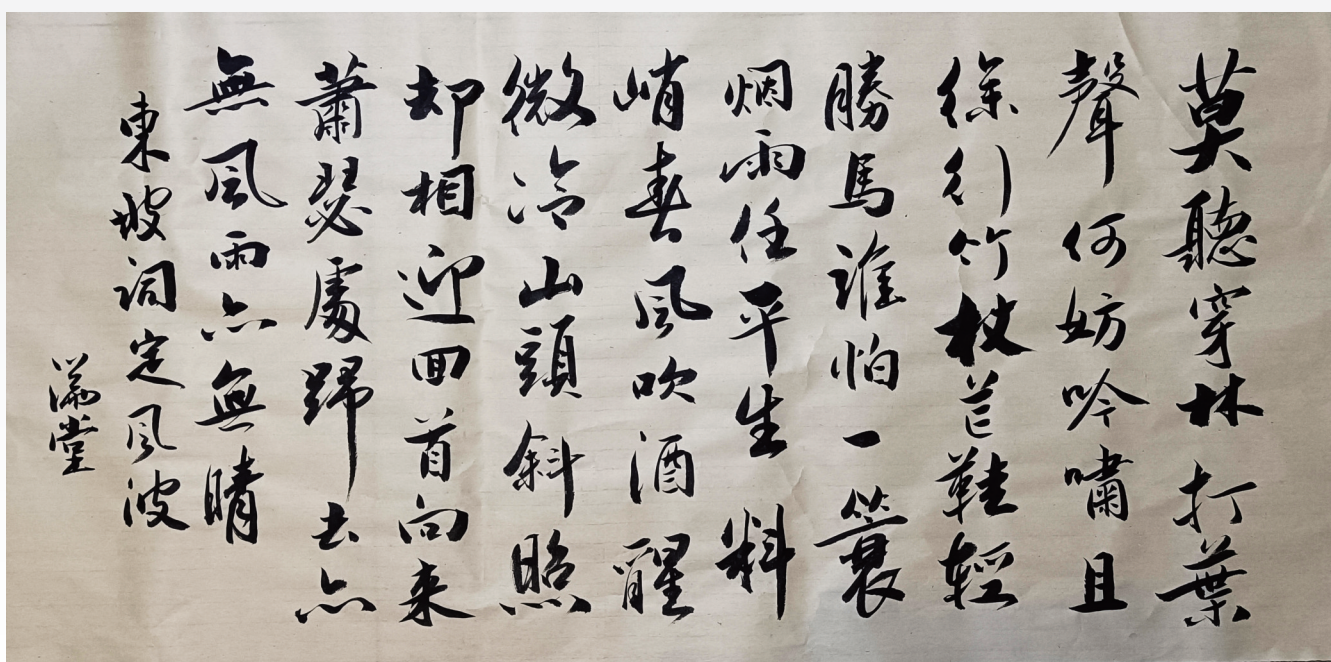
我享受着宁静
却心跳不已
心思重复着心思
回味垒成了诗
我在你面前
时时像做错事的孩子
多想希望能涵盖所有情怀
也想用胸怀拥抱整个星际

拌着夕阳的红
黄昏拉长你的影子
我的眼睛快被夜露打湿
我把晚霞涂抹上去
野菊花开到到处都是
就像我第一次见你的样子

（作者单位：忠县乌杨街道农业服务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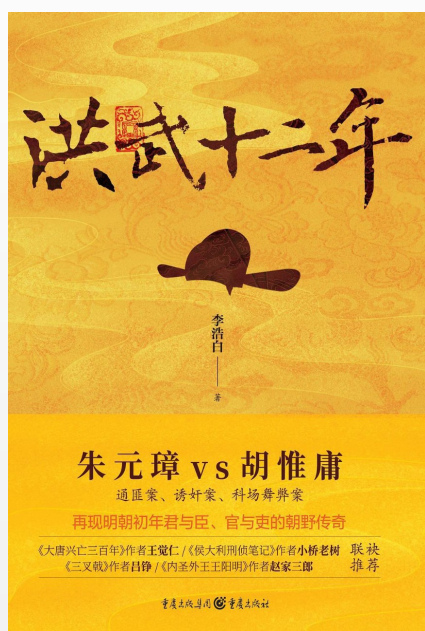


清风明月本无价 近水远山皆有情
□ 彭浩宴书（作者系忠县实验小学小学生）指导教师：冯晓霞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 戴满堂书（作者单位：忠县文化旅游委）



胡惟庸死死地盯着他：“这位道行师傅，本相听闻你的俗家姓名可是姚广孝？”

“不错。”道行缓缓而答，“假如贫僧没有猜错，丞相大人今日也是必为贫僧才专程赶来这苏州府的。”

胡惟庸一拂衣袖，悠然而言：“姚师傅，其实你我共同认识一位故人——诚意伯刘基。依本相看来，今日刘基若在这公堂之上，自会远胜汪洋而不会这般草草退场！”

道行双掌合十而叹：“汪大夫终究还是不及刘先生啊！他不敢拂逆皇上圣意，不敢推翻皇上钦定的大案……胆识不足啊！若是换成刘先生，他决不会因为害怕拂逆圣上的颜面而放弃追查到底的！”

“可是刘基已经死了！”胡惟庸冷冷地吐出了这几个字。

“刘先生真的已经‘死’了吗？”道行正色答道，“那么，今天贫僧等人又怎会出现在丞相大人您的面前呢？”

“不错。这些年来，你我‘井水不犯河水’。”胡惟庸缓声说道，“本相真没想到你今天竟会冒出来与本相对……”

“原来宋家冤家的‘幕后黑手’果然是丞相大人您啊！”道行冷冷答道，“这一点，其实是在贫僧预料之外的。”

胡惟庸慢慢呷着杯中清茶：“姚师傅，你看你而今‘大隐隐于林’，本是做得极佳的，你既有佛门俗家弟子的身份，又有玄门道士的度牒，而且还深通诗书经纶之学——在王纲密罩、‘万流归一’的大明朝，你随时可以左右逢源、脱颖而出！”

“往明了说，你既可以做身为佛官的左善世宗渤，又可以做由僧还俗的山西布政使华克勤；既可以做灵应观的真人席应真，又可以做身为道官的左正一长春道人；既可以通过科举应试而入仕为官，又可以潜伏居塾授书谋生！这是何等高明、‘狡兔三窟’之术！你却在今日大大地失策了……姚广孝，你这是何必？”

道行微笑着反问：“对啊！贫僧既已做好了‘狡兔三窟’的进退之策，这一次又怎会踏足红尘卷入纷争呢？这难道不值得丞相大人您反思吗？”

胡惟庸脸上隐隐一红，思忖片刻，才缓和了容色，道：“道行师傅，只要你和周道长他们今日就此彻底退出宋紫荷一事，本相便既往不咎，还会派人专程恭送你们各归其所。当然，本相和陛下一样尊崇崇佛，自会给你们分别奉上香火供献之资的。”

道行纵声大笑起来：“难道在胡丞相的心目之中，普渡众生的佛祖和清静无为的老君都是可以被尘世的权与利收买的吗？”

胡惟庸脸色一沉：“姚广孝，你可不要为你刚才这句话后悔！”

道行哪里惧他，衣袖一拂，对周应泰、道深、道沐等说道：“我们走！”

“你们还想往哪里走？”只见林贤大喝一声，双臂一展，犹如一头大雕，飞到半空，双手十指屈曲如钩，直向道行头上一把抓下！

洪武十二年^①

□ 李浩白

与此同时，周应泰一步跨在道行身前，右掌往上一翻，“呼啦”一响，一团气劲如飞轮般疾旋而上，迎着林贤狂卷过去。

林贤身在半空微微一停，手中招式一变，铁指齐举，五缕殷红胜血的锐芒暴射而出，嘶然有声，径向周应泰的雄浑掌劲之中贯穿而入。

周应泰避之不及，只得凝气于掌硬碰硬接——不料刚一接招，他便觉双掌掌心竟似被蝎针刺了一下般剧痛难当！紧接着，他掌上的劲气也随之急速流失，再也无法凝聚起来。一惊之下，周应泰不禁踉跄后退了三四步。

林贤瞧见周应泰果然中了自己的暗算，不由得心头狂喜，双掌箕张，势如泰山压顶，竟欲向周应泰天灵盖上重击而下！

刹那之间，却见道行一反体弱无力之态，灵猴般闪身而前，托起掌中那只玄玉蝉，用食指轻轻一弹；但听“飒”的一声轻啸，蝉嘴上一线细细的黑光如矢如箭激射而出，穿破了林贤的如山掌影，在他“膻中穴”上一刺！林贤陡感一阵气血迸涌，全身内力一散，“啊呀”一声，身形在半空中倒翻而回，跌落在地，险些站立不稳。

这边，周应泰忍着剧痛，一双大袖“哗”地一展，往外狠狠一扇，一阵劲风狂扫而出，顿时桌翻椅倒，那些亲兵侍卫也都被吹得跌跌撞撞

挤成了一团。待得劲风稍息、尘土散尽，林贤他们扑到堂门之时，周应泰和道行兄弟三个早已乘机逃得无影无踪了。

座垫之上的胡惟庸仿佛是永远那样稳坐如山，居然在刚才劲风扑袭的情形下，他仍能双手撑住扶手，尽管衣襟被劲风吹得猎猎作响，身形竟一动未动。

隔了片刻，他才缓缓开口了，面色显得前所未有的狰狞：“林贤，你看到了？这个病焉焉的‘假和尚’，其实才是本相平生最狡猾的敌手吧？”

林贤一手捂着胸口，同时单膝跪地：“请义父放心——孩儿一定会千方百计铲除这个‘妖僧’！”（未完待续）

